

陸堂集

12



睦堂先生文集卷四十一

邑後學王 典 門人游 焯

徐啓運 吳贊邦 同編

祭文 甲一

○○家君命作祭外祖張公梧岡先生文 丙寅

烏虛泰山既頽梁木既萎雲風黯慘星霧迷離清河世澤遠有積
基善如耳鳴不覲人知無隱不曜公培其芽再傳乃茁輝焯厥家
公之生平莊厚藹誠金渾玉璞鸞峙鵠停噓温呵潤著物春青少
而讀書曾有智珠既餽于庠益廣理儲視掇科第輪翔九衢豈知
造物參互羸縮將昌故蓄欲起仍仆十戰不捷老驥櫪伏有駿子
三長者脫銜業以子貴猶著爛衫李廣齋侯尚戀金鞍秋風矮屋
雪涕汎瀾洪範五福公備其四家傳清白稍以貧瘁窮達一節亦
不攬意年臻古稀詎謂不壽素無疴擾皓德不垢熟寐三日坐化
凡牖况有賢子善惟歸親交廣天下韜美闡聞詎惟一世千秋貞
珉獨是不才先君之好既塵東第浣濯誨誥念其窮渴賜之雨膏
於其次兒期以遠到稍曉頭角公已長蹈後則何如嗟夫生報鳴
呼蓉城杳渺芝宮混茫霞車雲馬珠旂龍章靈其來耶歆此芬芳

古摯樸峭之作 羽可注



睦堂文集四十一 祭文

一

○○祭張梧岡先生文代

烏虜人生不死大地隘矣有長存者不隨身毀如公氣質之深學業之醇子孫賢盛之足以益大而曰振夫亦何戀于造化勞我者區區之一身獨其生平雄其才闔欲自奮于科第而竟屈跡于青衿吁嗟乎屬纊告終萬事皆空身且不得自有而何論生前遺佚之與厄窮况已膺

朝宁之封莊生有言生者不願死也烏知死者亦不願生我聞崑崙之巔樓十二層禪海之壖方丈蓬瀛真官仙靈之所處德人長者之所登吾又安知公不逍遙其上挹浮邱而友廣成然而僕也以肺腑交親之誼遊處歡接之誠溯遺訓而已杳悵典型其忽傾雖明知起伏之理終始之數終有不能不魂飛旄旒淚落俎登者而敢妄希太上之忘情哀哉尙饗

羌無俗韻羽可注

○祭醞春文

嗚呼醞春積二十年之苦學兮而不得列名於鬻門恒兢兢以保
身兮而不能得中齡叶蓄無涯之美志兮所著見未十一而竟賈
恨於永暝雖行孚於家信於朋友兮而令譽不及於遠聞爾躬旣
不閱兮惟祝芘賴其子孫爾於吾兮甚恭而惇慨世風之澆薄又
吾性直而寡與兮雖徒侶亦多反覆而詐諉爾則歷風雨而不變
兮追隨久而彌勤爾之死兮吾悲哀至於不能文今值爾家之追
薦兮聊以此寫其慇懃若吾與爾師弟之情兮雖連幅累牘而不
能悉陳俟爾寔窆之旣卜兮吾當以文誌爾墳表爾之德美兮庶
以傳於四方及後之人予文之工拙與傳不傳兮亦難預信叶顧
誼有所不可已者情則自致而其餘仍以聽諸天

睦堂文集四十一

祭文

三

語摯情悲楚騷之遺○醞春先生積學未售旣歿之十九年令
子穆齋籍於學此雖小試其端足以見天之報施不爽先生其
亦少慰也夫

王金和謹識

○○○祭官憲文

道光三年六月二十日丁巳予長子官憲殤越七日癸亥哀稍定乃循俗所謂應七之禮而爲文以祭之曰嗚呼哀哉爾之死也吾真莫測豈數有定將予不德憶爾初生風骨秀傑宗姻見之嘆稱嘖嘖能言識字出語奇特予私自意謂將充閭入塾課讀每冠朋儕比數年來忽好遨嬉予雖忿懣旋復自慰卽我幼時亦黠難制迨及成童乃克磨厲矧如此子豈不成器要駕之馬貴在善御果也今歲漸循規矩日登書樓披覽圖史何寤一病深入骨髓洩血淋漓霑漬牀第一日一夜百數十起衆醫束手雜投藥餌絲燉八日瘡不忍視予知難療淚如鉛水爾雖臨危未肯言死強語慰我勿過悲毀鬼伯無情促之去矣皎皎玉樹遂埋泥滓嗚呼哀哉爾之生也祥徵孔奇謂當有爲而止于斯苗而不秀暴疾乘之推搗厥故其然其疑爾而有靈夢啓我迷昔吾於爾屬望良殷苦其心志呵筆常勤爾但泣受曾無怨言責善之過實傷天鈞由今思之肝腸摧崩早知若是何苦斷斷使爾意氣常鬱不伸嗚呼哀哉寰宇雖廣父子至親上天下地何處追尋存想音容髣髴難真彌聞之言其果有因庶如崔生

崔敏懋事見唐閻選再生記

慰予胸悒尙饗

真韓文也 鶴舫先生

筆達而適情淒以悲 啓運讀

○○○家君命作祭張鶴舫先生文乙酉

烏虜先生之德渾金璞玉先生之才杞梓千尋源泉萬斛先生之
文瑤草琪花布帛菽粟先生之望斗杓廬岳先生於人陽春黍谷
先生於義激湍赴壑早膺鄉薦當道爭援恥爲詭遇北轅十戰一
第艱難未登館選牽絲百里于將補履小用小效民譟樂只不可
于意三月告歸仍就校官經師人師宦途雖蹇名高且遠及門多
才著書百卷况有俊裔前光後裕先生雖亡神靈在世惟是哲人
士林共惜矧維不佞誼屬密戚從宦十年與共晨夕分俸撥薪解
衣推食又子若孫皆被培植受恩綦厚圖報已後茲進薄儀聊寫
歆獻烏虜先生庶其鑒之尙饗

睦堂文集四十一

祭文

五

文甚峻潔鶴舫先生學行已彙括於此

李牧臣

○○○祭吳希搏孝廉文二首

烏虜希搏子雄子之姿邁往不疑子寶子之軀將以有爲不敢暇
逸兮或出或處俱思有以畱遺於後來豈謂一登名於鄉書遂客
死乎京畿年僅瀕及強仕荷將蒞而莖萎鬱青霞之素志辭白日
而瘞黃泥旅櫬蕭蕭素旒綏綏堂中老母室泣孀嫠伶俜弱女猶
子爲兒烏虜希搏文福難齊託在交舊能無涕洟子於鄉里好我
無睽惡居年先敬禮謙撝謂我文行前修爲期何意鄉陬產瑰
奇偶聚傾談酣嬉淋漓衆愕吾言子獨躓之非口遑之心則契之
銘墓之託是用弗辭傳子之眞非予誰宜揭於貞珉千載昭垂子
之遺草將付棗梨取精擇雅當爲整釐剩羽殘毛庶想翟翬烏虜

睦堂文集四十一

祭文

六

希搏彼此長離吾所以報子知己之私者筆墨之勞而外則惟此
生芻一束清醕三卮而已

又曰荒陬之士大都無志伏首陳編祇求富貴甚則以青衿爲極
榮且不敢進晞乎科第况於經世傳世之大業有或語及輒爲吐
舌而笑睨彼生質之污下今宜其安蹄涔而肆意譽予生於衰族
秉鄉哲爲赤幟彼歐羅兮何人曷敢自薄而自棄招怪迂兮爭攢
每中道而長喟苦踏蹬乎名場愈攢譏而鼓諷刺顧共趣兮幾人
異響哇聲之千百足掩乎同調之一二惟子旣稟高姿又饒奇氣
垂壯歲而親予吾亦忘年而把臂盛齡鄉薦首途騏驥方謂足間
執讒慝者之口而爲吾黨之慰何意霜蹄一蹶伏櫪遂斃彼謗詆

兮無端竟不幸若中其詈此予所以聞訃感愴臨風嗷唏者非獨
爲遊從之雅與子一家之計亦兼恐鄉邦斯文之不振而後學之
志氣愈替九泉有知聞吾此言也當亦爲嗚咽而隕淚哀哉尙饗
包慎伯明府云此兩篇皆工摯動人

真氣鬱勃悲壯淋漓雖其情摯亦難其辭達

啓運謹識

悲咽沈痛一字一涕讀此文可想見先生于先君子相知深矣將來
人以文傳鶴能不衰感銘佩之至耶後學吳子鶴讀

○○祭內祖闕公文

嗚呼公逝其於五福亦可云備夫何所憾而咸涕泗惟是好善惡惡民彝天道善欲其壽惡欲其夭以公端厚齋肅恭儉和擾末俗之楷模後生之師表鄉鄒倚爲樞極宗族稟爲杓斗賢者樂所依瞻愚者資其訓曉茲是以年踰七十古之所謂稀而人人猶恨其少湘潭託肺腑之親視諸孫之列公待之獨不以卑董齒而幾與深交尊賓之禮埒雖甚感于恩豐而報媿于力劣昨深秋之校才屈重陽而榜揭公時病已彌留猶諄諄探風計日望斥鷃以離蒿祝鴛鴦之發跌豈謂畫蛾不嫁獻璞遭別將公孫之時猶未至抑李廣之數實處紕沈邱園潦倒藜藿孤恩負望恨何可說今

者發引佳辰雜選賓姻惟湘潭抱采薪之憂阻執紼之忱哀有淚而遙瀉詞緣病而不文薄敝惻衷寄蕤靈前鑒其樸摯庶幾鬼神哀哉尚鑾

亦文亦質清音悽悄自饒古意 啓仁讀

○○祭張伯良文

嘉慶戊辰

嗚呼福善禍淫天道之常豈謂令也施受乖張君稟淳淑表裏愉和斟酌涵採浸潤龔磨譽孚于遠惠型自家邁志文囿搜剔紛拏困而不息千百增加尤于不佞虛衷謬仰問如攻堅叩必盡響指駁瑕疵長爪去瘁交道陵夷覺語相誑贊累千百君心不享我一稱舉如受城賞願奢算從境窘數奇連年餽口把筆嚶呶窳綴雕蟲剜心刷脾積乏成極一病不支值余客外途左音稀我安謂日君撒瑟時臨危縈戀瞻望嗟咨屬我後事枕上寄詞謂我如顯當芘護之嗟余與君中表之誼長我五年肩隨鴈序禮我猶兄居己於弟非翅姻情臭味投契道義骨肉纏綿周至余性剛褊有忤

睦堂文集四十一

祭文

九

必許君但優容甄大略細自今迴想欲贖無地况君高堂斑白半昏弱弟纍纍奚以自存文妻穉女後緒正繁壽比子淵猶慳一歲幸畱遺腹猶望玉器冥冥有知其潛佑庇嗚呼塵埃滿篋蛛絲縈牀詩書氣喪筆墨烟荒追想容徽彷彿旁皇呼語不應交短恨長柩前一訣淚入九京川毅魂不散馨醑來嘗哀哉尚饗

沈痛悲壯非可偽爲者

啓運讀

○祭內祖母王孺人文

嗚呼厚德載物坤道之順蓄懿潛元廣生斯奮於維孺人充美內
蘊精修于闔久亦外綯卑嬪名夫相覲以禮上堂操臼下堂織綺
溫恭淑慎徹乎始尾是生多子莘莘壯騫太和在室枝衍益蕃夫
何不幸老乃嬰厲危樓一跌蹉折永廢動止須人出入屬聶連年
屯鬱遂以摧瘁傲然委衾長蛻塵世吁嗟不才獲儷孫女叨託肺
腑倍承吹煦恩有山高報不髮酬心長力短遇困志優靈其鑒憫
一別悠悠酌觴于座哀緒若抽尙饗

○祭第四女生香文

烏。摩。吾。生。七。女。爾。居。第。四。未。晬。能。言。聰。明。特。異。孩。抱。持。齋。求。神。保。
親。旁。人。咋。舌。聞。所。未。聞。一。十。幾。年。淡。泊。自。堅。吾。家。本。貧。不。常。肉。食。
偶。或。逢。之。齋。月。適。值。凡。諸。血。肉。大。牲。靈。物。一。箸。數。命。水。族。瑣。屑。皆。
懷。不。忍。十。戒。其。七。雖。非。齋。期。甘。旨。亦。撤。既。咏。于。歸。爾。夫。病。瘍。又。增。
齋。期。果。得。安。康。去。年。歸。省。住。近。百。日。不。齋。食。時。祇。得。半。月。爾。資。沈。
靜。寡。言。與。咲。好。惡。在。心。明。鏡。默。照。孝。慈。既。隆。才。器。亦。劭。謂。當。膺。祺。
天。理。弗。迷。何。寤。甘。齡。一。病。難。支。雜。投。藥。餌。紛。致。禱。祈。草。木。無。靈。神。
道。奚。知。齋。期。未。周。倏。此。割。離。彩。雲。易。散。名。花。遽。萎。早。知。如。此。刻。苦。
何。爲。肝。腸。摧。折。鄰。里。嗟。咨。追。念。摯。情。老。淚。縷。縷。善。者。無。勸。惡。者。愈。

睦堂文集四十一

祭文一十一

滋。彼。蒼。難。問。屈。子。費。辭。噫。嘻。近。年。吾。益。軼。軻。今。遭。爾。喪。事。實。測。巨。
匪。爾。命。薄。貽。累。由。我。濫。享。虛。名。致。招。實。旤。嗚。呼。創。鉅。痛。深。筆。難。宣。
忱。知。爾。精。爽。隱。喻。在。心。雞。酒。苾。芬。庶。其。來。歆。尙。享。

陸堂先生文集卷四十二

邑後學王 典 門人游

楫 徐賡運

文贊邦同

祭文 乙二篇

○ 祭張梧岡先生文 代

林冥冥兮雨昏昏天慘慘兮心煩冤傷前修之摧隕淚淫淫兮結
連少蜚英于學圃超然抗懷兮與古為伍既紉蘭以為佩兮又結
茝以自芳擬芬馨之遠賁兮跋奇蘊而不彰寄情邱園兮培育孫
子竇樹森森兮桂荃茁美方將逍遙以永頤兮安知一去而長與
終古嗟絲蘿兮得託撰杖履兮奉杯杓摹話言兮依稀晚風微兮
如昨有知無知兮事不可度生既為英兮死當馭風雲而駕雷電

陸堂文集四十二

祭文

一

雖明知其如此兮心獨耿而不懌叶縱百身其奚贖兮大雅不可
作

亦自清美

○祭渭川先生文

嗚呼死生亦大也況于平昔之遊從者一旦奪厥模範其能不悼
怛感喟也方湘潭之童昏無知公憫其貧而收諸几末其所以開導
殷勤而獎激踴躍者閱今十五年而追想猶在也向非公竭力拯
援烏知湘潭不中道而廢也今雖無似其得以廁于士者之列而
粗若有成者皆公之賜也使天假公年妄意或得少進其將以涓
埃稍答重施也嗚呼孰知公不中壽而違世也公之生也欲報而
阻于力之無可能自今之後萬一及于有力而公則已逝也吁嗟
已矣惟其後之嗣者苟有可效不敢不畱之意也哀哉尙饗

○代族姪承謨祭渭川先生文

維謨與公齟齬同學意合神融如輻一轂春燈秋月雙手共搦滴
隱輸心綢繆量摧其後齋壯途分業各公既秀升我則濩落志事
雖殊情無阻膜公之質厚璠瑒掩璞斂其英稜欲語如啞獨于不
才有韞必暴旬月聯膝疊疊難嘿叶噫嗟人生如夢一覺得喪迨
順顛倒倚伏達者觀之輕塵等岳公于瀕年有耿不樂我每排之
意終未得叶幽墨侘傺末疾斯篤大命有期夫豈自剝彼快意者
亦復天琢惟是謨也羽羣失鶴欲觀之影元雲漠漠追往尋悲淚
下長續叶而今而後兩情永斷叶薄羞之獻咽不能哭嗚呼哀哉
尚饗

深情悄貌憔悴幽憂筆墨與性情俱化輝山注



○祭張伯良文代

嗟我與君雖異體譬連枝之樹兮如驂之靳駑駘附飛兔兮忽中
道分張棄我不顧兮雖存亡之有數亦勞瘁之成痼兮玉樹遽摧
靈芝先頽豈造物之懷妬兮嗚呼如君者天也爲善者其懼兮

○ 祭勸齋太學文

嗚呼爾父既天爾克承志幼不好嬉長益騫勵輟讀理家勤撫二
季生于素封恥涉奢麗指善為旌心藏口誦里鄙之間數施德惠
族眾公務弗辭勞勩予心尤愜有人助臂墳寺之修誠始我議遷
延數載人多劫置賴爾挺身功程將既云何不弔爾數當傷未蒙
陰祐反卒其地或云為神果否無據勸齋者修報恩寺歿于死生
其中人謂為其寺上神
有定怨咨奚事惟是善人好德所喟矧乃年慳爾父一致視古子
淵祇饒一歲凡草叢茂芝蕙易悴天道難問人理奚恃庶幾貽穀
望諸後嗣且有芳聲光于奕世爾之徽美吾述略備我文若傳爾
名不替絮酒隻雞聊陳悃意翳靈有知其來歆嗜尚饗

邑後學主 典 門人游 楫 徐啓運 吳贊邦同編輯

行狀甲篇

○楊府君行狀

楊府君者其諱彥士字國材其先由撫州樂安縣之招攜累傳數徙而至季盛者始由吉安永豐縣之石背徙溫溪府君溫溪產也考曰映南妣■氏府君年十一時怙恃俱失矣邁志自立不類穉弱鮮民凡家之務悉聽伯氏達士營處家頗饒倉庾也時有覲之而懷不足者兄與較府君輒婉言諫止而私以調慰怨敵者由是與達士競者漸稀後兄弟析產其多寡肥瘠品配華離一惟兄之

睡堂文集四十三 行狀

命而不稍以意與其間然府君至晚年田產視初析時增倍蓰更置華屋多楹稱素封焉其遇鰥寡孤獨廢疾無聊亦往往有煦潤非刻剝毫銖以織嗇慳恠致富贏者也娶甯氏生男子三長曰彪武學生次曰某某一女子適本邑國子監生劉仁文府君歿時年七十有一實乾隆■十■年某月日妻享年視府君贏其三及府君夫婦在時諸子皆成立嫁娶各有子女事皆順鬯無艱迕者今則孫曾以下近百丁云語曰欲知其源視其委府君歿已數十年矣其質行惟後裔念道之雖宗姻故老與府君世次畧相接者今皆凋謝而後輩知者更寥寥矣奇聞易彰而庸行遭忽世固類然焉予因爲狀之蓋不獨以備其家乘之闕爾

例授朝議大夫武昌府知府前翰林院庶吉士禮部儀制司郎中
提督雲南學政戶部河南司郎中譚公蘭楣先生行狀

校訂
譚太

守子受
大稿本

嘉慶十有九年甲戌九月初三日先兄湖北武昌府知府蘭楣先生卒於官時予官夔州應聘入成都纂修四川通志不獲越疆哭臨繼子錫洪予第三子也既奉其喪歸里次年奉吾嫂牛恭人就養於予官署以葬先生有期請予爲行狀予惟昔者蘇文定爲文忠作銘曰嗚呼小子忍銘吾兄况予之不能文乎雖然先生嘉言懿行予知之最悉錫洪未及侍養於生前雖欲述而無緒也予又安敢以不文辭先生姓譚氏諱光祥字君農一字雲翬別字蘭楣

陸堂文集四十三

行狀

二

號退齋江西南豐縣人曾祖考諱易

馳贈奉直大夫

晉贈榮祿大夫曾祖妣氏符

旌表節孝

馳封太宜人

晉贈一品夫人祖考諱際聖

誥封奉直大夫

晉贈榮祿大夫祖妣氏朱

誥贈宜人

晉贈一品夫人考諱尙忠

賜進士出身

誥授榮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一級調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妣氏湯

誥贈夫人

晉贈一品夫人繼妣氏朱

誥封夫人

晉封一品夫人先世譜系事蹟詳先生所爲先考少宰公行狀中已登

國史而光家乘矣先公五子先生次居第四幼慧年十二學爲制義輒有驚人語年十四應順天鄉試京師鉅公或見而賞之矣年

陸堂文集四十三 行狀

三

十六隨先公之福建按察使任受業於陽湖錢魯思先生伯芻始學爲詩古文辭歲甲辰

高宗純皇帝六巡江浙

駐蹕江寧先生年裁十八詣

行在獻頌二十四章

賜舉人第一同日拜

恩者十有六人先生年最少而爲冠當時榮之丁未會試報罷居京師才名日隆海內名士之在都者無不願交先生戊申

純皇帝巡幸津淀先生復詣

行在獻頌十二章會御史龔公驂文

奏言大臣子弟求進宜加防範其意蓋別有所指
南巡撫先生格於斯議罷試會軍機大臣以選冊進呈

御覽賜內緞一疋

特召入宮門試詩一章

欽定一等着三人先生爲冠復

賜內緞二疋癸丑成進士總裁爲吏部尙書劉石广先生

禮部

侍郎東鄂冶亭先生

鐵保

工部侍郎吳白華先生

省欽

房考爲江

南道御史王乙奎先生

天祿

乙奎先生每稱其文有陳大士之風

殿試時禮部侍郎劉雲房先生

權之

爲讀卷官得先生卷欲寘第

一曰此必皓首窮經之士也阻於眾議寘二甲第十一名及

睦堂文集四十三行狀

四

朝考仍以第一名進呈引

見日甫奏名

純皇帝誇好者再及奏先公名

上復誇好遂以庶吉士用派習清書明年散館復以第一名進呈

上指卷呼先公名曰譚某之子宜授以政遂以部主事用籤掣禮

部丁巳冬先公以吏部侍郎卒於位次年復遭先妣朱夫人之變

先生哀毀骨立與光祜同負兩親柩歸南豐庚申服闋先生入都

次年補禮部主客司主事奉

命充湖南副考官得士陳世昌等四十六人副榜胥善道等九人

明年

皇上初行秋獮禮

駐蹕幸避暑山莊

命扈從大臣分書山莊

御製題咏許情人代筆于是先生應禮部侍郎潘芝軒先生

工部侍郎劉青垣先生

躍雲之聘

上每見先生書垂問甚殷並

詢及先公身後之貧屢膺瓜果鹿肉之

賜癸亥擢鑄印局郎中時禮部尙書爲章佳繹堂先生

那彥成倚

先生如左右手及章佳公總督陝甘

奏請發先生於陝甘以府道用格於例不果甲子遷儀制司郎中

睦堂文集四十一

行狀

五

旋奉

命視學雲南距先公爲巡撫時十二年矣先公遺愛在人故吏者

老見先生無不悲喜交至先生校士公而嚴論文以清真爲主所

拔多寒畯知名士三年復

命貧至不能治裝典衣稱貸取給戊寅補戶部河南司郎中明年

記名以御史用會湖北施南府知府員缺

特旨簡用庚午至任屬吏餽遺一切不受郡所屬多巖邑恩施縣

有惡豪高齊周許登魁者據山砦肆爲不法自督撫以下各本管

官之得勢更役皆與交通當路積欲剪除以顧忌多而不敢發先

生毅然擒治之按察周公季堂疑爲選事提犯入省反復勘問讞

卒不可更乃傳例遣戍郡人快焉甲戌調首郡武昌府地當衝要爲湖廣總督所駐謁見大吏無定時而湖南北發審之案皆歸鞠先生夙興夜寐案牘無大小必手定而後行是年大旱盛夏赤地千里先生露頂烈日中徒步至洪山寺祈雨往返三十里從者皆渴皆怨嗟先生若弗聞比返大雨士民歌忭而先生以積勞成疾未甚猶視事至秋中疾漸進乃告病假不幸繼以藥誤遂不可救距其生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年僅四十有八疾革時同官相得者俱至寢門外忽見白光數丈穿牖騰空聲震屋瓦頃之家人哀作此楚中人爲予道者嗚呼先生其真所謂生也有自來逝也有所爲者已予時在蜀忽患臂痛又數得惡夢俄接先生病耗手顫不能發函已而凶耗踵至一痛仆地噫予承先公命受學先生撫我則兄教我則師固宜精誠相感而悼痛倍於恆情也先生天性孝友爲先公先夫人鍾愛待異母兄姊子姪一如同懷卽聲色稍忤亦默受聽其自悟爲王事日兩逢

封典皆請以本身及妻室應得者

馳封叔父叔母於親友有所求力可爲輒應之其有背恩者知之而不形於詞色旣登仕途事上官婉而不阿待屬吏必使有才者得盡其才故及其卒也同官臨哭有失聲者柩登舟日自督撫至丞尉送者盈河干非有以感之而能然哉所著詩文不趨時好雋永自得有如退邇時文靜吟室古文二卷於詩尤工稱心而言情景

具足雖尋常語亦饒韻趣如行雲流水動皆天機也有絳跗山館

集四卷靜吟室詩卷檀花館詩同時如孫季遠觀察星衍洪稚存

編修亮吉阮伯元制府元汪劍潭太守端光林樾亭喬蔭李竹雲

備杰兩縣尹蔣脩隅州丞知廉吳蘭雪舍人嵩梁皆海內詩文雄

伯而皆稱先生爲作手焉爲人美哲蕭然簡遠有六朝人風味素

不問家人產俸錢隨手揮去至窶乏亦無戚容其居京師典質盡

則忍饑竟日人或迂笑之夷然弗屑也卒之後二日室已斷炊按

察嚴匡山先生韻集同官依助始克歸其柩云娶湯恭人生子二

長膺從學於予穎敏應童子試有聲年十九殤次恩觀亦殤生女

一字同邑趙氏未嫁而殤繼娶杭恭人無出妾劉氏生一子不育

睦堂文集 四十三 行狀

七

劉亦病卒乃再繼娶牛恭人繼子錫洪建昌府學生孫男一孫女

一余惟先生雖年未及中壽位亦不甚尊然早負文望屢動

主知當官有聲績爲畧撫其實如此惟冀當代大人先生俯加

詮擇賜以銘誄其嗣子錫洪世世子孫實感且無已豈惟先生賴

以不朽予亦藉以報先生於萬一也

此文大概是原稿予特爲刪易數百字耳

此臺閣體文字聞蘭楣先生爲佳公子爲才人爲良大吏文之

雍容爾雅清整詳華正與相稱啓運讀

又自云前代名人有點竄他人之作亦錄入已集中者古文時

文皆有之輒亦做焉

睦堂先生文集卷四十四

邑後學王典門人游楫徐啓運吳贊邦同編輯

墓表
甲篇

○○外大父梧岡先生墓表

外大父張梧岡先生諱奏勳字匡世家於永豐縣之棣園以嘉慶十一年七月某日卒享年七十前數日湘潭自遠地歸過省先生諸舅將以是冬爲先生稱壽而預以壽序見屬先生聞之欣然不謂別歸而遽報先生暴得風疾卒矣嗚呼悲夫使吾文不施於慶而用於凶也先生先世累有隱德父誠庵府君益務厚府君諱振皋其文學於邑中稱名輩以歲貢生選零都縣訓導不克就先生

睦堂文集四十四

墓表

涵濡家學。擱揉磨拭。擬而後言議。而後動。抱中守約。完養醇實。敦然之氣。溢於顏面。其於人。包含瑣細。掩匿垢疵。廸愚牖昧。卑禮調羣。無戚與疏。無險與愿。嘗輒傾倒。少所違非。爲文渾渾充蔚。多經術語。然廩於學幾三十載。學使試屢冠。列鄉試卒。不遇長子瓊。英未冠。舉於鄉。爲瑞金教諭。遇

恩得封。如子官未幾。長舅成進士。時先生年已六十餘。人謂可謝棄名場矣。而先生猶著諸生服。白髮皤髯。逐隊羣趨。就試。見者皆哀壯其志焉。嘗語學者曰。學者將有用於世也。終不遇。則命豈可遽自隳餒耶。蓋其所見如此。按徒數十年鄉邑之彥。半經指示。平生嘉言。篤行。雖蕘兒牧豎。能道之。先生之葬也。有廬陵孝子羅君

煥誌銘長身後又請陽湖惲君敬重作之復謂湘潭亦不可無文
爰隱括大端以表於墓而凡爲羅惲二君之文所已詳者多不復
列焉。

中間堆墳實句是學昌黎貞曜先生墓誌

門人蓬吉謹識

先子生平行已接物皆以實東松此文亦無一字不實宜可貴

且久也

瓊英謹識

清古入韓

張怡亭

○○鄉飲賓蕭翁墓表嘉慶己巳蕭氏祠

翁諱思儼字若思居吉水縣倚富村卒葬本里葬後若干年遷葬某處其孫某某等以翁隱德不曜謁予撰文揭諸墓翁敦厚好義躬行長者以故家大富而人不疾族士無力應試者翁悉與之費或以得售比近二村爭地鳴於官久不決約會眾械鬥有期矣翁乃私出金並踵二村偽為敵村謝罪而免與說好者二村俱得金解怒俱自以為得氣後乃知皆翁之為也鬥卒不成或擠鄰婦豚於溝溺死婦守其家謹誓不休逼之償弗承翁過之謾曰此吾適悞耳遽賚錢償之婦知其非也辭之翁固與之常施麪笠三載憫暑月暴行無蓋者又嘗夜寘燈於通衢導行人其他一切假有無及倡為修建祠墓道途橋渡之屬難俵指數有司遂舉翁充鄉飲賓卒時年七十有二寶乾隆十八年翁初娶再娶皆夏侯氏元配生子三某某繼配生子二某以貲授登仕佐郎某授修職郎又娶李氏無子五子生二十一孫五傳至今而有男子近二百口家多殷碩無凍餒人皆以為翁之詒也

睦堂文集四十四

墓表

三

徐湘潭曰人謂富者眾之怨噫此第衰世之言耳書稱既富方穀古又云富室者貧之母而後之富者顧反之其刻鄙無誼每更甚於貧人專天利而浚人以獨生無益於貧者而反為害人惡得不怨之焉怨多則賈既否則不肖子孫緣手盡非富之能累人由所以處富者失其道則天與人皆不與也若蕭翁者能處富矣保其

獨子英云
言之慨然
是對世人
嘆息而指

陳之語勿
僅看作贊
蕭翁語也

有而蔭庇厥後義亦何嘗不利也周官儀禮載鄉飲酒之制我
朝因前代之舊令有司歲以春冬察舉耆艾有德者以禮禮賓之
蓋表樹之深意矣乃吏之不職多以賄進如蕭翁斯可謂不愧者
哉

絳蕭翁二事簡潔有法

斯媚拜讀

筆力挺健絕似方希古氣味則參遵岩

張怡亭

淺俗題卻寫得極高古非深於義法者不能

陸子愉

○○項府君墓表

府君諱元瑾字宸奏吉水縣漕溪項氏年六十有八卒實嘉慶四年初葬本里江背母劉孺人塋左既乃遷于某處與妻孺人同城越年其子乃以狀來請文表墓府君父諱雲龍附貢生篤學好義有恩於鄉里府君爲人肖其父於先世祭祀譜牒及教養宗族之事尤致意早失母事繼母如所生與兄某砥礪學行終身友愛無間兄歿軫視其家如一故諸從子敬事府君亦如父府君試童子曾爲一邑首然屢擯于學使者乃援例以太學生就鄉試又不利遂輟不應舉素知醫謹疾獨將卒得病屏藥不服預知卒日時命子孫置酒訣別出其先月所作箴語訓後世其詞端質類德

陸堂文集四十四

墓表

五

人長者之言也跡府君生平殆無媿孟子所謂一鄉之善士然使府君不終老閭巷則推其所爲寧遂止於此哉韓文公爲大學生何蕃傳惜其居下而可以施於人者不流士之有蘊而阨於無所藉以自見世徒據其已然者以爲量亦何可勝數也府君生五男子皆成立某某鵬鵬其名也某以下皆列庠序孫曾今以十數多順令稱其家兒蓋天之所以報施善人者已有其端矣孺人職婦道克儷府君以舊有誌茲不著嘉慶二十年十月永豐徐湘潭表

後路寄慨意味絕深厚 陸子愉

○○文學邱君墓表

君姓邱氏諱為鼎字貢金南豐縣學生祖聲亮建昌府學增廣生妣譚氏父官詠陽朔縣典史母亦譚氏蘭楣太守之姊也太守少為進士入翰林以才名一時性簡邁視後進鮮當意者顧器愛君人亦謂君才性有舅風也太守任武昌招君往意甚適既而以赴試歸君家貧力學自以濡染外家教奮致通顯以振厥宗顧體素羸病咯血攻苦猶不止自武昌歸未久擬復往又聞太守之喪益感傷失志落然無所向疾遂日進竟以嘉慶二十一年八月歿年二十有六妻高氏有一子思榮噫以君之才而悅學使假以年其所志遂克成耶否耶雖未可知也然而其學必有能自見者

矣。而竟以天死。悲夫。君事祖母父母皆能得歡心。撫弟為弟。有恩意為弟。狀君行介其妹婿譚梅臣請予為文以傳。君子為採次而使碣君墓上梅臣即蘭楣太守之子也。君葬地在本縣名上章源。附祖母塋嘉慶二十四年永豐徐湘潭表。

簡古廉杰似王半山

張怡亭

氣味清淳

陸子愉

○○安遠縣訓導嚴君墓表代

人所罕聞

浮梁黃生達鐸以其同縣友嚴恭寅之狀來請表其父墓子為次
之曰君諱聖松字徂來世農家君獨好學年十八府試第一時謝
侍郎溶生督學嚴是年凡饒州府所試定各屬縣童生第一者悉
黜惟君得錄未幾中乾隆辛卯科舉人大挑二等選授安遠縣訓
導尋以母老告歸服闋補原任卒於官年六十有九君生寒室砥
節安貧為諸生或時不舉火曾徒步三千里走京師會試居官不
異為諸生時歸養後遷居縣城杜門不出絕不與地方官一面其復
任也偶遇本縣尉同謁上官瞠目不相識人傳以為笑安遠縣僻遠
先時教官率與縣令比為姦利君至無所與士民敬愛立扁誌德

睦堂文集四十四

墓表

七

此真君子
矣

斗役亦設君木主祀學舍旁君持己雖嚴然率穆無城府待人方
簡然寬恕有度或欺之終不校故接之者初咸謂落落難合久而
輒嘆稱為長者長者云為文章法古不趨時好顧其徒以其說舉于
鄉者亦數人君父秀潤貤封修職郎母鮑氏八品孺人娶同縣舉人
山西安邑鹽大使鮑孔謂女有內德後君七年卒耐葬君墓子三
長守貞業儒次恭寅縣學生次學縉例授修職郎女二金鎔侯藩
其婿也皆縣學生孫男三人皆幼子跡君所為信無媿古之獨行
君子其賢也豈獨學官中所少哉然子至饒州時君前卒久矣恭
寅子亦未見狀又稱君文章多聽朋徒攜去不惜僅存者恭寅亦
不寄示無所據以驗其實然黃生為人忠信予信之篤也且其為

請甚殷故予遂據狀而表之如此傳曰居視其所以予言庶用免
於誣。

好整以暇 王典讀

陸堂文集四十四

墓表

八

武學生楊梧桐翁墓表

楊梧桐翁諱彪字愈文永豐縣溫溪人初攻文屢應童子試不售年已二十有五乃輟而習武藝其族之宿士止之曰儒學將繼緒奈何半途廢乎翁答曰儒者不必皆克兼武然武固非外於儒昔人有言古者公卿出任將帥而振萬習射學干戈皆儒者之事今武生隸籍學官亦猶儒也何嫌於途之異耶是年遂得錄爲武學生數更鄉試不售乃嘆曰士不出則處出固期有益於人耳吾出旣不逐處將遂無可爲乎於是篤意爲整族睦宗黨之事見後生爲非輒諄切開導一以柔恩感之或不悛而更被慢侮亦不以蠱芥曰是則孟子所謂妄人歟其族人或自相詢尤甚而搆訐累年

月不決翁則視如疾在躬必爲備極排解而後已以故楊氏數百家幾四十年無宗黨之訟某年楊氏修族譜推翁爲編纂之督辛晝夜勤瘁蒐討訪於耄耄尋歷峻嶺崇山荒叢敗冢以爲鈔稽屬筆矜慎不稍苟其族至今舉修以爲式故翁卒時年六十有八族人猶皆太息恨其促焉娶湖西羅氏有男子三人某某女子三皆適本邑士族孫曾今二十餘人矣翁葬地在本里中西山麓後若干年其次子壻徐璟之再從弟徐湘潭乃表於其墓曰北宋時欲立武學清江劉氏議止之謂武士多橫猛不馴目不親書史未可濫廁學校也雖然豈可概論哉如楊翁者亦可觀已予嘗見其爲族譜序其言甚有倫次雖鄉里文學生搦管亦鮮能過之至其爲

人醇謹殆可當柳子所稱儒善者竊慨世之薄子鄙夫僥倖於有
司一日之取錄叨號儒士其問學實一無所有至乃狡悍恣睢爲
患鄉族者視楊翁能勿愧乎否

峻潔謹嚴書家所謂筆筆中鋒

張竹亭

最是有學問文字

周瑞璠

○吳太學墓表

石溪吳太學國琮與余同里黨相距僅六七里然子年及壯猶未與相識也先是君曾遣二子先後從子學于家亦未通往還嘉慶乙亥春子哭長姪中煥過哀得疾淹數旬少閒君乃復使其子延子授經於其祖祠中時君攜小妻諸幼子居於金山之別業逾數日則見君矻矻扶杖步行數里來視子曳補綴舊褐衣鞞破革履殆窳村叟所不屑者君殊適然自適子乃知君樸儉有古風蓋如此是時君年已七十有七矣坐定寒暄訖因問子曾及見尊大父否乎子曰未也君因言大父充貢時君與賀客之列忽忽今將五十年矣又言大父偉身軀腰圍四五尺坐立巖然衣冠都雅望而

瞻堂文集四十四

墓表

七

知爲福德君子也于時家勢隆盛賓從華腴子若姪森秀成行搗使臧獲絡繹奔走趨事惟恐後至今猶可想見云子聞之竊用爲慨然後數年君歿矣今君之第三子乃請子爲君表墓君諱瑄其先來自閩中至君纔三傳數爲鄰族欺侵君少時用嫺黨言投官署充書吏謂藉是可禦外侮也居未幾不樂而棄去曰身日被官府驅使何以爲衛身家遂轉而業武數試不售乃入貲繫籍國子監生饒有心計舉債以業廢著家漸擴于前內外長幼數十口綜理秩如也年至四十外始連得五子子曰長勤督就學曰我旣恨不能自奮于儒業矣爾輩縱不爲顯揚計也獨不思自立計耶某年君族與鄰人爭山鄰謂君之子宏土所爲也從而洩憤焉宏土

欲興訟子寓書勸止之曰處橫逆當思孟子之言且欲振家聲惟在讀書礪行耳君覽書訖顧謂宏士兄弟曰爾輩當謹識徐先生之言世世無忘也晚年分析諸子撥其產之半專以給子孫讀書聞鄉里將建義學許捐田約值二百金以倡助膏火資君歿今逾十年矣義學猶不果建君遺命諸事諸子亦不能悉奉行然君當日之意則誠勤勤然非矯激懷詐之爲也噫君久勞役厘市中纔致小康年篤老猶惡衣菲食自貶嗇而義心豪概慕尙得正顧有出乎倍蓰于君之貲之所不能爲者事雖未成耶而亦匪君之有中悔前卻于以表之固可矣矧重以數載賓主之誼先世交游之雅可懷也歟君卒于嘉慶二十五年七月二十有四日享年八十二

睦堂文集四十四

墓表

七

有二葬於本村六斗斜妻熊氏副室蕭氏五子皆蕭出幼者今已卒長宏士例授登仕佐郎其請子表君墓者曰宏猷二子卽前從子學者

題事少而文字多然逐處可供延攬不厭其繁也其中蓋有匠心焉

○○○戴孝子母彭孺人墓表

孺人姓彭氏。世爲江西安福縣人。幼有至性。年十餘。鄉村訛言。寇且至。家人迫與同逃。孺人曰。父兄遠適。老母臥病。委而去之。吾尙可爲人乎。於是固扃外門。掖母登樓而去。其梯數日。見鄰人累累歸。乃下。及旣嫁。而父母歿矣。孺人每歸外家。必展墓致奠。酌夫戴府君諱希榮。余所爲作戴長者傳是也。夫婦同心。力善孺人。佐夫事姑甚孝。姑旣歿。祭品非經已手。不輕獻。夫歿亦如之。有事必使其子告墓。而後行。始戴府君家劇貧。破屋數弓。田不四五畝。孺人出衣縫齧之。悉以購綿苧。當暑。汗流浹背。大雪被二單衣。十指皸瘃。料互流血。猶勤紡織不休。夜深寒甚。俟夫寢。則取其氈冠蒙首。

睦堂文集四十四

墓表

五

旣育子。嘗襁負於背。凡諸女。工力作。靡不備操。蓋四體五官。時或並用之。日無時刻得暇逸也。衣食皆自取。蠹惡者。而以其稍美者奉姑。姑未食。不敢先入口。荒年。俟家人食畢。或無餘。則默然忍餓。終身粒米寸縷不輕棄。以故至中年。家稍稍裕。諸子教養婚娶之費。蓋出孺人力居多矣。姑晚年。因抱孺人。次子月。失足仆地。月驚暈。不能出聲。孺人急扶姑起。姑揮且嘯曰。何不先抱兒起。救之。孺人曰。子可再產。姑豈有一耶。姑泣。孺人亦泣。然月竟漸甦。姑自是病足三年。夫外出。則孺人負姑出入。夏納涼。冬就曝。逮足漸痊。姑又病下利數月。孺人夫婦服侍甚周。姑臨歿。乃瞿然呼曰。天子吾子。與媳皆孝。願吾子媳之子。媳他日亦能如是。以報之也。戴府君

嘗借人假一鄰宅共延師課子於其中鄰家被竊乃謂非諸人假宅讀書則竊不至迫府君等含貲償其值鄰婦猶未饜沿門肆詈以府君先倡假宅之說獨置其門首互三年孺人夫婦若弗聞也者後鄰婦瀕死乃大媿悔焉孺人生於乾隆五年七月卒於嘉慶二十三年十月葬於本縣崇興嶺子四人曰日月星顯孺人視遇諸子皆慈而尤愛憐顯顯在塾夜誦膏油盡則執炷香循行墨以代燈孺人聞之幸諸媳共一燈夜作而輟其餘膏氣別與乞顯顯甘淡泊經數月不嘗燻肉孺人時節已食以啖之顯屢辭孺人叱曰孺子誠無知吾望爾勤學有成不虛祖若父之願故節旨甘輔爾體夫豈以是悅爾口而何用喋喋辭辭激我怒爲及顯廬孺人墓

睦堂文集四十四

墓表

古

三年中食時時不給飯甚至昏潰輒夢孺人賜食醒覺味猶在口。餓腸頓如充云子與顯善顯述孺人事求子採錄以表孺人之墓。其辭繁而不殺者蓋所以申顯之孝思也噫後之君子或見戴氏之後之大起而追溯其先德者其將取徵於吾之文已夫然則豈不滋有裨於世教也。

指次明盡氣體安舒而潔勁鬱動古茂之神骨自存看似平鋪直敘實則錯綜離合因方爲珪遇圓成璧隨手之變難以辭逮也○此種文境神致酷類震川門人啓運讀

刻苦之行得刻摯之筆寫之意境固類震川其源則仍出龍門

也陸子愉

固是好題目然亦安得此寫生手○全是一篇瑣碎事正所以
爲婦人傳信也 瑞瑞注

自云此文初稿前幅必使其子告墓而後行句下尙有某年旁
舍火孺人命諸子先捧祖堂木土寅外垣火隨燬孺人曰嘗聞
爾父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故知宜急護救木主耳四十
九字中間乃大媿悔焉句下尙有孺人之卒病始於偏癱諸子
惶惶冒雨雪膝行分禱邑境有名神祠癱果漸減顧衰羸曰甚
歷年餘竟殆孺人顧謂諸子曰修短有數爾輩苦禱徒自勞吾
以爾輩情迫姑聽盡心力不禁今竟何如自今而後爾輩惟增
修其德則吾死猶生爾九十二字後段饑腸頗如充云句下尙

有初孺人未葬時急不得地顯忽夢一客自稱黃先生至曰尊
母有令德請歸位顯夢中見紅日如輪正照孺人神主次日鄰
人果薦相地者至詢其所居村蓋名黃鏡頭云果用其所指擇
地術家皆以爲吉無異辭焉八十二字此二百二十三字友朋
或以爲可刪或謂不必刪今備存之以俟後定

○○○吳生羽富瑩表甲辰

羽富字子涵永豐縣石溪吳氏其祖考諱瑛國子監生其考曰宏士例授從九品予門人也監生君自傷少時失學諄諄勸其子孫讀書振家聲予曾爲之表墓述其生平頗詳矣君有五子業儒者二皆未遂進取之志宏士居長又諄諄勸其諸弟子姪嚮學以底於成其諸子中以生之資爲穎出至年二十餘邑令馮公子良進士取入邑之義學恩江書院肄業馮公益粵東名士延請宜黃符雪樵孝廉爲山長生屢以課試蒙賞勸馮公試童子將以生居前列而生以居母憂不與試馮公與符山長皆嘆惜之然猶謂生年尚少後所就未可量也顧生不幸又繼以父憂未釋服而以病羸

醉堂文集四十四

墓表

六

死享年止三十有一其生也以嘉慶壬申某月日其歿也以道光壬寅某月日妻伊氏有一子名生榮女二生性木強逢人不作周旋語嚮於予亦頗落落然至其將歿之前數年乃於予甚有誼每至予家候問起居爲撰杖屨奉書冊侍筆墨不少懈或訝其何以忽變而然則曰吾近乃覺如斯人誠不可不尊禮而勤事之耳發於心之自然非有所挾而覩求也或轉而語予予亦不知其何以然前年予自他所客歸過石溪生兄弟留款於其書齋因言及生窳窳之事是晡生兄子某忽於室中覩生見形赫然植立其兄子驚而走以告生之兄羽華羽華語予曰吾弟之示靈也意將望先生寵之以文乎予曰唯其亦然耶然予固先積此意矣生葬期至

今尙未定而予將有遠行乃預爲生表墓之文以寄其家庶幾不
虛生幽冥之隱意噫嗟乎生之家望讀書有成者累世矣迨生崑
嶷露頭角人咸謂其將有效也而復以短折不遂可謂蹇厄矣然
予觀生之子及其諸從子中當必有克伸償先志者語曰物之生
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然則遲之與速雖異也庸
何傷

此文看似平淡實是精俊吳子鶴

代撰劉府君墓表

昔子貢問爲仁夫子答以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此蓋爲居遊其地者言之而非爲臨蒞是邦者言也若子游爲武城宰夫子亦以得人爲問而子游對以澹臺滅明處子賤宰單父不必如巫馬期之勤勞其邑顧愈以大治亦自言由於能任人他日答夫子之問又詳臚其師事父事兄事友事者凡二十有四人焉若是乎賢者之有益於邦國也夫單父魯地魯雖多君子然處子固聖門高賢區區一邑中豈遂有如是之多人誠足當其嚴事之重禮者乎哉蓋賢者之集思廣益善自下以求輔也亦所以爲風勸而儆民知所則倣焉耳聖人所以喟然而嘆曰惜乎不

聽堂文集四十四

墓表

六

齊之所治者僅邑也予承乏未陽令長問士於邑中僉曰有劉孝廉緝堂者最爲賢蓋無貴賤智愚流品之分皆以爲然予不禁欣然爲延佇旣而寢與酬酢果若不戾乎人之言更一年緝堂爲邑義學山長接覲愈殷委悉亦以滋深於是邑有公衆興建事靡不與相商榷焉蓋所謂有意乎其人者矣會其族有修世譜之舉緝堂因狀其尊府君之行央予作表塋之文又將以登於譜予益不得而辭按狀言府君諱健字廷剛別號竹軒生五歲而失怙外所依倚惟世父十齡受章句於塾師敏記倍諸童未幾世父又謝世府君侍寡母伶仃孤苦閭井間之不合者更乘間而加以陵撓朝驚暮惕益有不堪備述者顧府君愈益嶄然自立奮起於堙厄莽

擾中以敬其業既冠卽爲督學使者取錄附縣學籍爲諸生後復以試列優等補增廣生既而母夫人年漸高府君不敢旬日離左右遂一力肩家瑣并無意于科名之馳遂然應務稍暇卽兀坐手一編不釋雖盛暑長晝亦不頃刻投榻寢其力學而又摯於門內如此又述府君小時家計不充嗇衣縮食每歲餽庾傾橐纔僅勉給自中年後經營輒不失宜歲增月衍積有成緒於是漸不形支絀蓋府君最耐刻苦終其身布衣猶非至甚做不更甘糲食迨老不厭非獨生財有方亦由用之甚儉故然然至于建宗祠修家牒培助士類及會聚哀貲治橋梁道途之屬則或一舉至百金不吝焉夫薄于奉己而赴義則甚厚豈非幾于柱下叟所謂既以爲人

己愈有旣以與人己愈多者耶斯亦愈可概見府君之爲人也矣然而猶未也緝堂又述府君慎言動寡色笑弗濫與人交不臧否人物且又裁制明決襟宇恬定雖極艱鉅事不爲惶惑蓋有任人之所難任忍人之所難忍者於戲盡之矣府君終老縫掖中非有權位勢力以發舒其蘊蓄顧所可標揭者審已能如此似尙非孟子所謂一鄉之善士可概之矣夫父母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以緝堂之明固足以知其親緝堂之賢當不至於誣其親予之文傳與否雖未可知而據緝堂所傳述以爲之辭焉庶幾其不致貽譏於過信矣乎雖然親旣賢矣而爲之子者亦能賢則人之推本溯源因以信其親之賢且益堅

而傳其親之賢也且益著是乃孔門之所謂大孝尊親也夫尊親之道亦多端矣而因子之賢以致人之愈信且傳其親之賢則尤爲可歎而可尙今緝堂之賢固足以顯其親矣然而善之量無窮也孝之量亦無窮也然則緝堂之觀于子斯文也其必莘莘汲汲益思所以自勵焉可知也已子于緝堂固屬同姓之好又兼有同方同術之契焉固宜其不以浮詞貢而以質言進也緝堂名廡爲府君次子道光庚子年舉人

儒雅之章○有疎影橫斜處有蹴踏雄勁處有曲折盤鬱攢簇團聚處神理風格局法致趣無一不古 啓仁讀

睦堂先生文集卷四十五

邑後學王 典 門人游 楫 徐啓運 吳贊邦同編輯

墓表二篇

○奉直大夫李府君墓表

廬陵李奉直本傳狀其父悟元翁之行求余表墓蓋翁之歿已三十六年矣予生也後未與翁接又以居之相去二百餘里雖傳說罕至其於翁固莫得而悉也奉直君特以鄉邦之論謬謂予能古文因以見屬不獲辭則按其狀而序次之翁諱宗論字秉謙少孤貧因棄學業賈有心計善持籌貨息日起年三十始成室自奉甚菲而慷慨好義有稱貸難償者多焚其券宗戚或不能嫁娶爲助金以成之自傷己因貧失學也遇族子之貧而可教者爲出脩脯資性尤孝事母藍宜人飲膳寒燠必時宜人善病或聞小恙星夜亦馳歸及居喪哭泣孺慕弔者無不哀嘆蓋翁之可記者如此翁父諱某初以翁四子本傳職

馳贈儒林郎又以本傳職

晉贈奉直大夫翁初以次子國佐職

馳贈登仕郎又以本傳職

晉贈二次皆如其父有子七人國佐例授布政司經歷本傳例授州同知加級奉直大夫五本達登仕郎六本棟其長本題三本泰七本道皆早卒女一孫男七燮嶸崑岐崙太學生崇峩候選縣典

史孫女八曾孫四翁生於康熙己亥八月歿於乾隆戊戌十二月
葬於某里某山逮嘉慶十八年癸酉同郡永豐徐湘潭乃爲表之
曰嗚呼翁始以髫年孤窶斃然單危之中當是時詎不厄哉及崎
嶇刻苦徙業持算諸子藉資繼與擴勢充緒孫曾蕃衍岐嶼締姻
納交多一時聞人宦第有名字者皆可謂盛矣翁雖以貧廢學至
其行事信有如其子之所述則雖號爲學士儒生知禮義者亦間
媿焉蓋其天資之異而有本以然也韓子曰孰豐其川不羨其源
揭而昭之可以見善之必報而人世屯困拂鬱之遇以君子之道
處之蓋未嘗不可挽而正者亦闢幽輔教之義也豈直慰厥子之
思而斯其後之不忘已耶然則予烏得而辭哉予烏得而辭哉

○○奉直大夫王府君墓表

代

鄉先賢楊文節公誌安福彭遵道墓有云天之愛貧人甚於愛富人譬之父母愛弱子甚於愛壯子惟甚愛之故父母每以弱子託壯子天必賦富者而屬之賦一鄉富者所以屬千百貧者也余謂公之意善矣惜其說猶未備則富者不服而有辭以相難曰子之壯弱父母則難操其權人之貧富動曰天定天既甚愛貧者何不直使貧者富而乃以屬吾乎所屬於人者顧爲愛之甚而所屬以能屬眾人者之權其愛反次之乎若曰是數也命也天亦無如之何也然則惟天陰騭之說非乎且命數之說勝則不肖者愈有所憑恃無所畏慕而不爲善矣蓋天固一也然有有心之天有無心

陸堂文集四十五

墓表

三

之天人而無甚善甚惡也則富自富貧自貧各任其偶值乎本然之數而天無容心焉有大善惡動天心則貧可使富富可使貧且或以他旤福巧相抵天固有潛移默運之權而人不自知焉富者之爲善莫便於恤貧天雖無私愛也然見富者之恤貧有不喜乎若坐視貧者之顛連慘苦而不救甚且乘人之急以濟貪肆欲天豈不怒之乎善雖小積之卽成大善惡雖小積之卽爲大惡世之富者之吝而薄也皆不知斯義者也若王府君其知之者歟抑其資之近義而非有所爲歟府君由貧而致富夫凡人之情見苦爲生難必重棄財府君顧儼然反之其於家族朋友姻鄰及泛泛者之賴其惠小者難枚舉也大者如焚人難償之券積計其本數已

爲錢五十餘萬常施棹橫以葬窮骸歷二十餘年蓋葬六百九十餘人且命其子踵行之病革聞邑中新義學猶命子捐錢百萬廩諸生夫是數者在巨富者爲之則不難也然世之巨富多矣鮮克爲是者而府君至晚年家纔萬金之產爾自其中年稍贏餘卽時以濟人爲事慕善若渴趨義如歸斯豈不爲難得乎然府君汲汲爲善如此而其積漸致富者自如則世之爲富而甘於不仁者其亦知所返矣哉府君爲人精敏善籌事雖爲人謀亦如己事然極其營畫罔有疎失事親最得懽心躬躬筆墨自幼時已然延賓師教子惟恐失意饋脩金必比產相埒者加豐蓋君子於事皆從厚情固然爾府君先世與余先世累有交余亦稔識府君愚若兄弟

睦堂文集四十五 墓表

四

書來請表墓爲揭其大端而申昔賢之論以風世夫富者福也洪範五福富居其次人之爲善亦莫便於富人愚若兄弟時繹思此義而效法府君則世之推善人君子者當愈推本於先而受天之福以興家光前者更未可涯測矣府君諱捷登字步雲廬陵縣人初援例得登仕郎階再援例得州同知職晉階奉直大夫其先世遷徙與生卒葬地子姓之詳已具墓碑及誌銘茲不著

行文甚奇恣而義理極精正

族晚世懋謹識

曾子固所謂善反復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才力之放縱若不可

極者也

張怡亭

○○善人祝貢士墓表

君姓祝氏諱嵩高字光廷援入貲例爲貢生其先由撫州遷居永豐縣父諱華封

封朝議大夫亦以君兄嵩山援例所得階名也君善治生徒手致萬金而不爲驕吝兄弟六人旣析產稍復有貧者君於未析之眾產不詰其出納獨以私財建父祠及後以產盡析君任兄弟遍擇獨取人人所不欲者且獨少取其三之一以爲調劑仍獨以後所析得田悉歸父祠爲祭資又助祭田於始遷祖及房祖統計數端徭費蓋數千金又建石橋於通衢凡九所費亦累千金每歲稻未熟廩族一月以爲常當暑設茗飲於亭肆以待行人閭里不能殯

睦堂文集四十五

墓表

五

葬者給之禮宗族不能嫁娶者飲之成又嘗捐金挾窘婦之將改嫁以償責者凡三人親戚賴其霑煦致小康者累累所居附市塵遠晚年歷旬月不一涉足頗嚮佛氏說暇則掩關梵誦簾閣繩牀爐香經聲聞戶外每至孟秋望俗所謂中元鬼節者君輒延僧禮神多焚冥鏹於途期以濟滯魄之無主後者云於是鄉里之士爲陳其行於學官以達督學使者得扁表其門曰見義必爲焉余距君所居廿里許曾兩晤之其儀貌樸而肅其辭氣慎以和誠不類暴富兒齷齪澆鄙狀今別十餘年矣其女夫王子和乃述其子之意請爲君表墓而以郡邑士昔爲君作序記傳贊之類見眎余觀之其辭事多相符者足知其非妄也嗟乎風俗之薄近彌甚矣比

年貧民尤無聊百物價咸涌大都富人階之屬益彼操鄉里利權
緩急低昂逞其機雖王法有所不得制其不縱貪鷲以禍窮閭者
已稱謹厚矣幾能涉意於分潤利物哉且其中又有辨焉其富而
以不仁致則雖寇寇之輩亦有能間行其德者矣又如承陶白之
產施咫尺之惠其亦足為難乎若是者即非必矯情沽譽也而較
其善惡事力大小迴不足以相敵君子雖間亦載筆節取之蓋不
欲窒其自新之路而降格以用其誘進然於其所言而其為不足
稱已可見矣是亦昔賢所謂直而寬隱而章者史之義也若君之
殖貨裕家未聞有刻盤名且所為之義足稱其分與其力是固實
異乎若等矣或謂君之力善蓋信佛氏因果報應之說非本衷自

然吁為此言者自審己之不能而毀人之能者也不樂成人之美
也君子之論人也恕而於情也近苟其有害於世也心即無他而
不能不謂之罪其有裨於世也心即有所為而不能不謂之功且
報應之說聖賢亦未始不言也豈獨佛氏哉易稱餘殃餘慶詩云
求福不回孔子曰富而能及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特鬼神幽隱
之故則聖賢所不欲顯言耳然亦何所不賅也哉聖言與雅二氏
說務盡其立言雖過於中道而較易動人其時有助於吾儒也如
星月之佐日

此係前人翻李士謙語極當

如藥石之輔梁肉前儒論之詳矣何

必以跡類拘也哉吾見世之士大夫自命正學關異端者矣至有
居官則貪酷待人則刻毒雖擁厚賞挾大柄即目擊其親懿密好

之休戚且漠然無所動於中焉是其心既頑如木石矣猶曰我儒者也。比於君奚啻黃碑之與嘉穀哉。蓋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活貧窮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程子亦曰吾未見嗇於財而能行義者也。嗚呼斯爲至言耳。或又謂因果之說卽以佛教論亦其淺陋者。愚夫愚婦崇信之而高明者不道不知彼家說惟此差合於吾儒勸善之旨。至其所謂無思無著空寂圓妙甚高之境。視天下事皆無屑爲視。天下人皆無屑意者。是乃所以壞人心而爲世之大蠹也。昔蘇文忠嘗言之矣。是爲大以欺佛者耳。又所謂得其似而有害者。爾唐有學佛人龐蘊家財百萬悉投湘流中曰無累他人也。彼家至今以爲美談。好禪如明董尙書文敏且作偈追贊之。

睦堂文集四十五

墓表

七

余謂蘊果如此直可謂大愚且妄不獨吾道之邪說亦乃佛氏之謬種矣。財豈能累人哉。爲無財累者多與累財者多耳。蘊苟欲一朝散去而知所用之則施濟者何限是聖賢所謂大仁亦卽彼二氏所謂佛果仙根也。暴殄天物何爲耶。若君之奉佛雖止涉其粗乃正可謂取其美而去其害者已。且佛之爲吾儒擿斥雖有他端之美不得援以解免者爲其外棄乎倫常及其談慈悲則又兼愛而無等義有所不協勢亦有所不行也。君於倫紀間可謂厚矣。推以及其餘親疎有節分誼無虧是卽儒者之道。夫儒者豈必以多讀書能詞翰者始足名哉。行合乎儒卽農工商買身未入塾目不知書亦儒者矣。又奚擇焉。人之爲人要歸於善而已。又奚問其所。

從入之途焉。昌黎韓子素擯二氏者。佛骨之迎。百姓焚頂燒指。獨不惜抗章犯天子之怒。及爲馬彙行狀。則書其刺臂血寫佛經。期以報父德事矣。後儒如方正學。惡異教尤甚。其誌楊子明妻賢。其不喜浮屠言。然記梅長者祠。則書其誦佛經降靈鳥事。銘曹處士。又稱其修神廬佛寺。亦不吝金帛佐費焉。嗟乎。此二公所以爲大儒通儒也。歟。余鄉邑閭富埒於君者。殆以什伯計。雖慷慨之舉。亦時聞而無若君之多。且久而不厭怠。庶幾足當禮經所謂積而能散。老子所謂知足知止者。而不免妒媚者之訾。余故力爲申說。以勸世。且藉以發儒佛異同淺深利害之致。其言之繁。辭之質。直。意之顯。易。卑。近。將爲鄙夫宵人之所心。恭俗儒講學之所姍笑。與夫

文士。循行數墨之譏。皆所不避。爾昔元遺山表白全道墓諡之曰善人。余以君少貧失學。而所爲有合於道。又其嗜佛書。頗與全道類。故亦以善人題目之焉。君以道光十三年卒。享年七十。其葬地曰大官田。其娶楊氏少房杜氏。子家夔。國子監生。爲人亦有父風。女二。長適監生甯奇蘭。次適增廣生王風淳。卽子和孫五人。孫女三人。十四年甲午夏月。同邑婣家徐湘潭表。

文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 啓仁讀

有關人心風俗不自覺其滔滔不竭也

年愚姪安福周瑞瑞謹識

祝氏得此文既請人書於表石又別購石十數方求先生書之謂將擇工鐫鏤而藏於家且多摹墨本以贈人先生乃許既書

因題數語於後曰予性懶作字亦如韓文公之所自言者此書
乃頗有唐賢學魏晉諸人遺意第惜石質麤惡更須得善工雕
刻之乃不失真耳然祝氏後所召兩石工技皆不甚精其一稍
優者猶只能得規格神韻之彷彿且有悞爲增減點畫處其絀
者所刻之前半更相去遠矣然得之者已往往詫嘆爲辭翰雙
高而珍之若寶李芳垣先生謂其文則直追韓歐字則逼真魏
晉洵非過云

○○○居士曾君墓表

居士名一椿字茂青永豐縣明德鄉人家本孤窶至中年稍餘裕劇崇愛仙佛兩家之道常時素食卻葷酒其所捐金獨建之佛屋名龍泉山在本鄉大西坑並粧佛像備器用撥田畝爲歲歲香火飯僧資又於本鄉上園壽華山建神殿亦如之又與友人陳運才於吉水縣折桂鄉櫛坑共建一庵其粧像備器撥田皆二人任焉其祇爲助像設捐歲租而未大費者則本邑永豐鄉之半雲庵及吉水蟬嶺之觀音堂也其他庵觀諸僧道時有所勾施應之固不勝數然君不獨於此兩家之人與事無吝焉而已於凡民之窘急疾苦亦不鮮贊助其爲德常不使人知而屬其人勿言見鬻水族

睦堂文集四十五 墓表

九

生物輒買而放之其所居與余相距百里未嘗相識也余年垂四十乃聞其館楚人周鍊士某於別業從之學者數人焉君雖未往從而亦旣聽其講論周某謂君曰此道雖階勤苦入然要須根器可爲子同邑徐某先生名位未達而才問聞天下此其人非有宿慧而能然哉假而肯與共事此也卻病延年不足言三五載間吾定可許之得仙飛昇爾君於是躍喜庶幾其果然數數託人轉語於君且言若肯往則凡衣服飲食及僕侍百需皆取辦於君余雖未往而亦殊感其意時思與接覲則歷久總無其因前數年聞君歿矣余於是不獨以未及謀面爲悵然且念君之慙慙於余若此遷延十年間并未及一致書問謝之爲歉然也聞君將卒預殮

其日初無疾病。第屏穀食飲清水四十餘日。沐浴焚香。整衣冠。端坐中堂。自言見有輿馬來迎。奄然而逝。噫亦異矣。君歿之次年。其鄉鄰有迎客予者。君之子■太學聞之。卽日遣輿來迎。時余病足。迫稍能乘坐安車。乃往太學之。占視余寢食起居。甚加意。今別差久矣。忽以書來言將改葬其考妣。而預請爲居士墓表。夫是蓋余義所不得辭者。考居士之稱。始見禮經註家。謂指道義處士所包者固廣也。自唐有龐蘊者。學佛而不出家人。稱曰龐居士。是後遂多以此稱。屬之彼輩人。凡僧徒之稱。其布施皈依者。亦通曰居士。近世士大夫取別號。亦間以野逸蕭閒之字。義冠於此二字之上。余閒時頗亦涉覽佛書。載佛有云。若出家不修善根。不如在

家。在家能修善根。則勝出家。故居家修善積福。謂之在家出家。余謂彼家書語之不悖儒理。若此者。甚罕。是殆眞佛言也。君之行止。固略似蘊然。蘊家巨富。而舉其貲。盡投江流中。是豈可爲訓哉。曷若君之以小康家。而能行其德。不獨不忍以稍饒而忽然棄有用。爲無用。且又不屑蹈守財奴之。莖莖慳。爲得善居室之道耶。夫彼二家之教。固以遺外世事。全神存靈。登眞證果爲極則也。於吾聖賢之所謂博施濟眾者。且淺未視之。何況於閭巷匹夫解推之善。故金剛經曰。若菩薩以滿恆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茲數語者。卽鄒亞聖所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

存焉之旨也。雖孟子之所謂性與二氏之所謂性者各不同。其重
內輕外之意則一爾。雖然釋氏棄倫常而圖法身不壞。豈能免宋
儒自私自利之嗤。至謂其道既成。顧乃又能為兼愛之事。不亦誕
且慎乎。聖賢篤倫常。民胞物與。以斯世為憂樂。而志氣充塞乎天
地。雖復保身謹疾。顧仍非貪生畏死無意於常住長存而自然悠
久不泯斯乃中庸成己成物之道也。蓋彼釋氏之所謂歷劫不壞
者。聖賢固兼得之。而於人職則無廢。若聖賢經世傳心之中正美
大而純粹以精。即釋氏之臻極致者亦媿焉。故謂在家之修善者
勝於出家佛固非不知此第學佛者多舍其難而趨其易者耳。然
二氏之書又有云。若其人無善根功德縱極精修不能成道。然則

陸堂文集四十五 墓表

十一

吾儒之教。雖欲成仙佛者亦莫能外。而聖賢之道之為能盡其性
以盡人性。盡物性。信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者。然矣。君因族姓單
弱。常受人欺凌。即其不茹葷酒亦嘗被告。訐詆為匪。黨賴有司之
明力為剖白。顧吾謂君子之於物也。宜當如孟子所謂食之以時
用之以禮而已。奚必一於蔬食。視血肉葷酒若醜毒。然哉。况又迹
涉時忌。非違禍保家之道耶。彼緇流羽士。則從其教焉可耳。君歿
於道光癸巳年。享年六十九。妻陳氏歿於嘉慶丙寅年。年三十。有
三子。三人長名貫謀。已卒。次即太學名。其季名貫誘。女
二人。孫男亦三人。三子各得一也。道光十八年戊戌夏月表。

不意此題乃有此文。此與祝善人墓表同一機軸。皆借題發議。

合二篇觀之於吾儒與二氏異同偏全醇駁淺深虛實之大致瞭如矣

王金和

中後數百字精粹深微廣大周達名言至論允堪不磨

啓仁讀

曾居士夫婦改葬於明德鄉上固村後山坐向既遷數年其子聞予以此文刻入集中乃請予補載其葬處及坐向於文

尾云 道光丁未題識

睦堂文集四十五

墓表

七

陸堂先生文集卷四十六

邑後學王 典 門人游 楫 徐啓運 吳贊邦同編輯

墓誌銘甲一篇

○○○外祖母聶孺人耐葬墓誌銘

孺人永豐縣北郭聶氏武進士官提塘諱鼎之女邑廩生

此下數行
句何字字
稍肖

誥封瑞金縣教諭張府君諱奏勳之配也年十六歸張氏歸後五十六年卒耐葬夫塋其地名及子姓詳夫誌孺人寬重靜穆不以才見天鈞無礪太淳獨操一舉一動皆順於自然時其不容已終其身口不結人短長雖甚怒不出置言生平蓋亦未數聲怒也晚年終日端坐軒序啜茗茹煙凭几送晷幽幽如也閑閑如也而已

陸堂文集四十六

墓誌銘

一

孫子交錯羅前嬉笑依倚接之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而已始家頗貧封公常客外孺人順事慈育黽勉自職若不知其貧也既而子長且材諸婦代事孺人安受奉養內外事未嘗一問焉蓋其德如此以故生為貴女出嬪顯族夫義子賢膺迓

恩封壻甥親屬多有爵名俯仰內外懽恬佳適康壽完吉百物諧須信天命之正徵福善之宜嗚呼榮矣是故於銘法為稱也銘曰後山峩峩植冠似左右駢引若連宸維靈之懿樂於此矧乃同穴九君子

夫人於諸女尤愛吾母於諸甥孫尤愛湘潭愧恨無以為報耳

此文描畫其純德頗見髮髯追思不勝恻然

吾母純懿之德非東松此筆不易曲肖以傳嗚呼吾母素愛東
松東松則亦不負吾母矣

瓊英謹識

靚麗殆做郴州

張怡亭

自云首真歸後五十六年卒之下尚有實嘉慶丁卯年六字

舉止大方文亦似之

釋注

承寄示先瑩一文定本捧誦迴環瀰覺老潔森秀脫盡町畦視
初稿正所謂學與時進也增光寒族家乘多矣

愚勇瓊芝

○張生墓誌銘

王申

張生名思誠字衷善曾祖某由福建寧化縣遷永豐祖某國學生
父某例授登仕佐郎生前年始從予學其爲文蒙蹇敎之多若不
解然甚刻苦聞年乃復至則大進不類向之爲若將大有得者其
來已久患羸疾不任攻苦顧愈奮勵不以病少休予戒之不爲止
尋疾日進乃歸予聞其危往視之知不能久矣生猶覬萬一愈也
問予謂何余不忍直告之予旋以事遠出及歸而問生於人則曰
噫已死矣生性愿謹雖在朋輩間無一戲褻語同學諸生僉云其
志甚銳膠膠然蓋不欲如鄉曲鄙士圖以小成自安然在予前未
嘗少洩也及予至其家彌留中強支氣息亶亶深談陳義殊甚高

睦堂文集四十六

墓誌銘

三

予乃愧向之知生不盡而愈重其愧矣生語詳予悼生詩中生生
於乾隆五十九年歿於今年七月實嘉慶十九年年十有九葬於
其舍之西岡相距不百步聘王氏未娶爲之銘曰
方發其軀遽折其輪苗而不秀孔子所嘆銘以貞之山頽石爛
不朽吾言

嗚咽之文銘詞沉痛

斯媚拜讀

謝蘭甫墓碑銘

君姓謝氏諱庭芬字蘭甫世居永豐縣麻溪其生爲乾隆二十八年八月望日其歿爲嘉慶十九年正月廿四日其葬次年七月望日地名樹林去其居三里而縮君少以武舉於鄉爲乾隆丙午科屢計偕不第其後畱京師近十載掣籤選數次終不過君雖業武而性好文劇喜近文士在京邸與同縣張進士某同郡歐陽孝廉塋交最善張歐皆負才名張詩名尤著君聽其講論間亦能爲小詩有可喜者君本出饒家習於豪闊中年窶窘嘗獨居幽憂憤咤攻青烏家言思鬻藝療貧顧非其人不取請請亦不往以此益困君負氣雖高而遇人周旋款洽若無不可近獨處宗族用嚴整不

陸堂文集四十六

墓誌銘

四

帥者聞其警歎輒走避狀貌雄偉身長七尺目光閃逼其神魄若不可量而年方及艾一病實摧家無尺土母老子幼嗚呼噫乎尙何言哉予與君爲從表兄弟所居相距五里過從甚密君行天下浩穰盛麗之區多閱歷旣廣曾次英岸言論爽捷幾古人所謂不須以學問爲長者嗟乎今安可復得哉君曾祖廷璇吉安府學武生祖光絃例貢生父球縣學武生母徐氏予從姑也娶吳氏繼妻朱氏又續陳氏子二書齡華齡女三皆適人長者已前卒銘曰
抑塞磊落氣猶憑。方寸五岳難可平。宵深試過坐側聽。隱隱微絃起雷聲。

寫得生動 周瑞瑤

先生與先君子以中表而兼友誼相得特甚

鳳師

總角時常聞

先君子稱先生之著作必傳無疑此篇為先君子誌墓摹寫先君子神氣面目如生至文格之高古直是躋宋拔唐矣

愚表姪謝鳳師

自云後見謝氏族譜藝文中載此文有添增語文理甚不協不知阿誰所為此乃本稿耳

。子中煥墓誌銘

嘉慶乙亥

予遭兄子中煥之殤。哭過哀。既視其葬。歸而眩昏。幾不支。調治數月。始能勉力。補爲其誌。墓之文中。煥姓徐氏。乳名重慶。予兄樂鬯長子也。予幼與兄初入塾。記誦之敏。里中兒無敵者。次年。苦家劇貧。父母不得已。使兄輟讀。改業。予憫兄有爲學之資。而以貧不遂。故及中煥之生也。家雖仍貧。誓教之爲士人。中煥資不及其父。然甚勤篤。漸長。學爲詩文。捷疾。猶爲儕輩先。居家。鮮子弟之過。與人和平。無猜競。宗族及同學。侶多愛重之。病旣劇。頌一族之衣冠長者。咸來視聞。其死識之者。無不惋嘆。蓋其尙幼。而予于人。已若是。嗚呼。可惜也已。死之前一月。應縣試童子經。兩場皆錄。取以資用。

睦堂文集四十六

墓誌銘

六

竭遂不應。覆試歸。其得疾也。以予使至某處。往返三十里。饑憊而解衣。遂冒寒。家人以爲常疾。適予有文字之急。亦未措意。旣知其甚。乃急與里醫謀藥劑。不幸藥又誤。後雖自遠地迎良醫。至而已不可爲矣。悲夫。予不虞中煥之早夭。督教素嚴。飲食服用。概不能從厚。又其得疾。由予使之之不慎。治療復未早且審。且見老親之悼失長孫。甚慟。童憫予兄之後。之堪承學者。杳不知更何人。故不覺哭過哀。而自致危病焉。雖曰推諸所由。大抵貧之爲累也。要之皆命也。固也。顧予之悔痛。豈能以有說爲解。而少追哉。中煥生以嘉慶三年十月十四日。歿以二十年三月望日。得年僅十有八。葬於本里大坪內。甲山庚向。與予叔弟富鬯。季弟貴鬯。三殤墓迤邐。

纍列相望各數十步傷哉爲銘曰
生也何淑死也何促繁淑也而促也斯其淑也匪家之福也而祇
以毒也吁孰知其酷也耶

真氣動人慘不忍讀 張怡亭

不雕不琢一字一涕 吳子鶴讀

宛轉沈痛 繹注

壁堂文集四十六 墓誌銘 七

○○○曾滙川墓誌銘

吾友曾滙川以醫術寓於江西會城者數年嘉慶丙子秋予亦以鄉試至城聞其疾往視滙川自謂必瘳可與試既見其疾日進趣之歸抵家數日卒予試畢歸往哭弔已葬矣問其家遺言則謂予知之最悉宜銘其墓嗚呼雖微滙川有言予其忍不銘滙川幼能強記博誦數倍常兒家酷貧親友有資之學者乃得不廢稍長爲詩文日可數首人皆異視之旣爲諸生應學使試三列一等而不得食餼乃自哂曰吾於小者如此蹇况大者乎每歲授徒所入又不足給家需遂以醫遊四方醫日有名家亦稍裕矣方謂自是將可輟醫而併力於學顧年齒乃又不待噫可悲也已曩滙川年三

十索予贈文予見其早瘁而憂之文中數致意焉顧不意至四十而果遂殞也滙川性沉默於人殊落落顧慕信予特篤有事多以相諮每讀予文必稱快對人嘆譽不容口而滙川使予評其文則必細摘其疵病無所隱雖或不取一者滙川亦不自隱而故以示人其意蓋以見予之直諒也滙川有過失予亦盡言規之甚而若嚴師之訓斥其弟子然者滙川亦不以爲忤也且每笑謝之曰惟子能如是予是以彌敬愛子耳蓋予自髫齡應童子試時滙川旣逾冠籍于學矣顧數以文就正於予見予貧苦甚則時爲籌畫人或有訾予者滙川輒不平以予之起於寒門而驟得外名人多媚嫉之而幸其推其推投契休戚相關望其速致於遠大者朋

輦中數人而已。滙川其尤者也。癸酉之秋同在省會鄉試榜方發與滙川同寓舍者。見其望余獲售之切。遂迂謂余已中式以戲之。滙川以爲實然也。懽呼笑并不啻如其同寓中之已獲售者。遂毫不以其己之見黜爲意也。雖彼迂者之猥薄亦不能不心折於滙川而私以語人曰。彼人者何其篤於朋友若是耶。及滙川之歿也。余自維平昔之所以交于滙川者。未能如滙川之所以待余也。愧何如也。滙川名貫一字瞻瀾。吉水縣學增廣生。其葬地曰馬家嶺。祔其祖塋。父讓母張氏妻李氏子泰生。穎敏有父風。噫庶幾克光其先緒也。耶。滙川之文有足存者。余將俟其子長求其稿。選刻之。銘曰。

睦堂文集四十六 墓誌銘 九

昔韓文公之銘石濬川也。曰。生之難成之。又艱若有以爲。而止於斯。嗚呼。余於銘滙川。蓋無以易且益之。

直是歐文

鶴舫先生

敘述情事真切纏綿銘新翔一法亦甚佳雋愜當 王金和讀

○○○郭生墓誌銘

郭生名湘州所居層山村距余家十里父某早歿大父韓章國子監生生年十二卽從余受訓讀甚通曉人事服弟子職舉止言語雖諸生之已冠者多不及賓客乍見皆異之余亦愛之嗣余授徒遠方舍去間四年生復來則偉長如成人然已得羸疾次年春竟死年止十八嘉慶之十六年也太學君哭之慟後對予言生於家庭尤篤長者多人生能先意委順盡得其懽先是太學次子某最謹慧殤太學哀憐之使生爲之後生又殤悲夫生妻徐氏予族也歸未再暮遭生喪哀毀甚逾年亦死無子太學命繼以生兄之次子今尙在襁褓生卒之五年其族修宗譜太學書請余爲生墓誌

陸堂文集四十六

墓誌銘

十

將載於譜墓在生居村外某山以其妻耐葬皆當銘曰
天桃蟲齧接李而茁英英怒發復疆以折續舊不廢

叶

短章峻潔惜後聞此文將載譜時或私爲增益數句不成文理也

誌與銘俱佳簡而文淡而不厭

張怡亭

語少而敘事多此文盡人生苦境矣徒然架定議論作哀弔之詞雖千萬言何益此數百字耶

周瑞瑤

○○蕭母彭孺人墓誌銘

廬陵蕭君鼎狀其母彭夫人之行求爲誌墓。余家距蕭君二百里。夫人行實未知也。然君爲人坦率。其言宜可信。遂爲次之曰。夫人吉水梅林邨人也。父紹熹。母周氏。夫人歸蕭氏。年始十六。事翁姑。卽勤婦職。姑故有賢德。喜夫人克似已。恭儉自褪。談笑不苟。家人皆敬畏之。過其前者。相戒無出嫚語。夫雲舫先生廣交遊。喜畱款。賓客夫人不稍生厭。意盤餐豐潔。咄嗟立辦。客多訝其以貧室。顧能如此也。督諸子嚴不爲姑息。幼子方九齡。卽聽雲舫先生攜往。二百里外客館中。鄰嫗或諫曰。稚兒安忍其遠離耶。夫人曰。隨父讀書。奚云不忍也。其明達若此。先生名化鵬。縣學廩膳生。夫人生于乾隆丙子年十一月朔。日。歿于嘉慶甲戌年二月初四日。年五十有九。卜以丁丑年七月廿六日葬于吉水縣鰲源坑。生子四。長卽鼎。縣學增廣生。次鼎。鼎。女三。長適吉水縣學增廣生歐陽芬。秋次三。俱適同縣段氏。孫二人。銘曰。

於尊章則養也。於良人則勉也。於子則慈而能劑也。奉身不腆。主饋獨雋也。亦健亦妯。施無舛也。我辭不衍。庶其能闡耶。

銘詞是昌黎家法

陸子倫

○○前任直隸定州知州劉府君墓誌銘

長寧劉君德熙國士也與余同年選拔深相善嘉慶戊寅俱以鄉試至南昌一日以尊祖澄齋府君之墓誌請曰先祖由墓錄游陟方面顯有聲績中遭傾陷不克竟所蘊歿今十年矣近始卜得壤將諷吉葬敢以墓文圖託不朽於子子其無辭余讓弗獲越日遂以尊甫所述狀來余受而讀之矍然嘆曰嗟乎府君為吏得民心至於如此殆古循良復見哉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夫顧一跌不復遂以躓鬱終惜矣乃為次之曰府君諱某字健羽澄齋其自號也祖某國子監生妣曾氏父某卽墨縣典史妣何氏兩世皆以府君貴贈奉直大夫雲南羅平州知州妣贈宜

睦堂文集四十六

墓誌銘

七

此即唐張平叔之說韓文公所痛斥者

人府君初入貲為布政司經歷分發直隸丁外艱服除借補布政司理問以卓異陞雲南羅平州知州雲南鹽引滯銷當事立計口銷鹽之法督所屬行甚力府君屢陳其不便後雲南果以此激變時府君已陞直隸定州州最衝繁實川楚有事

朝廷屢發大兵所過州縣需供億府君勉已奉公不忍以派累民故在定州止年餘民德之特至府君在羅平用法嚴至是獨寬或訝之府君曰羅平苗夷祿處當使畏威知法畿輔民俗淳良務拊循而已何可同也當是時府君名方隆然性剛嚴恥曲意上官為巡道某所忌屢以疑獄委判期撫其失有爭山者經百餘年不決府君於旬日間剖平巡道滋加甚未幾卽調署遵化州又調署順

穉士云見
字圭次行
遂字十一
字可刪

德府同知皆出巡道指欲以牽掣之也定州人士見府君兩調揣知上官意遂合辭赴保定乞畱環守總督布政按察及巡道堂皇幾滿總督爲不出數日府君亦揭巡道罪款於是遂與巡道同被吏議謫戍矣州人洵洵將趨京師訟冤府君亟遣人諭止數四始解散迫府君出戍州人焚香拜送持鞞痛哭者沿途擁塞自州北清風店至州南明月店六十里行兩晝夜乃得過有數老嫗亦各手錢數十爲贖府君笑卻之函請乃各爲受數錢始巡道當戍得贖後以他事謫戍新疆過州墮市童競投以土石詬之曰爾奪我使君乃亦有今日耶府君在戍所三年歸嘉慶十四年夏攜孫德輝入都以疾卒於宿遷縣旅次年六十有一府君娶曹宜人生子二

睦堂文集四十六 墓誌銘 三

其國子監生某早卒孫五人德熙嘉慶癸酉科拔貢生德輝湖北候補巡檢德熿縣學生德壽德煥俱幼曾孫若干人府君葬地在本縣之介曰爲銘曰童童之雲起山陲氤氳霖霖勢無涯翁忽猗颺俄倒吹遏散滋澤遠不施嗟風伯兮夫何爲誰其訟之徒牙欵

誌文生氣勃動然皆莊重不叫露銘詞古奧

張怡亭

韓歐得意處不是過也

韓條夫

○○○兵科掌印給事中魯公墓誌銘

公諱蘭枝字德馨號南畹江西新城縣鍾賢里魯氏世爲大族顯者相望高祖啓聖以孝友著以子孫貴

贈奉直大夫曾祖瑞祖立康熙壬辰進士翰林院檢討記名御史父湘三世俱以公貴

贈中憲大夫公雖家素貴而貧至公父不治生產益落公年十餘業未藝爲生計一日有所感憤遂奮然改業士旣籍縣學寄食僧寮中刻苦甚會族祖父鴻方成進士歸以文課族子弟獨異公文遂受業焉俄舉乾隆乙酉鄉試第四名己丑成進士用爲吏部考功司主事實補稽勲司擢考功司員外郎升郎中時諸城劉文正

陸堂文集四十六

墓誌銘

十四

公兼吏部尚書雅重公事多諮之旋記名以知府用丁內外艱服闋補考功司掌印郎中調文選司擢山東道監察御史轉京畿道巡視南城一西城二陞工科給事中轉兵科掌印嘗差監放祿米海運南新北新豐盈諸倉八旗兵餉皆屏苞苴釐其宿弊巡漕迴州事竣陞見倉場侍郎鄒公炳奏公清正狀

仁宗嘉獎久之在科道劾吏部違例保升屬官風裁大振然所建白率委曲盡事情不爲激訐以賣或有出價直嘉慶九年有大臣子殺人公言不當太寬減以是鑄級候補用公遂假歸不出其後大臣子卒以他事伏法公爲人清而不刻和而有制接見寮屬下至末弁必以禮自奉甚約脫粟布被做車羸馬以爲常遇人緩急至

解衣付質以周之。邸寓中戚友下榻常滿。天性好學。篤老不倦。居恒辨色而起。披覽砒砒。與人倡和一詩。或數十疊韻。後進有才品者。竭誠獎掖。惟恐其不遂成。嘗主講灤源皖江豫章各書院。學者歸之所著有五知齋集。公生於乾隆四年己未正月望日。卒於嘉慶二十年乙亥正月元日。享年七十有七。前卒數日。屢問公。子以日至元日。乃曰。是余歸期。其生卒日人皆異之。元配余恭人甚賢。繼配梁恭人生子曰觀忠。早殤。立弟之子觀文。爲後。以建昌府學生入賢得訓導。女二。長適乾隆庚戌進士監察御史陳希祖。次適分發江蘇候補從九品喻宗嶠。孫男二。孫女二。曾孫一。觀文以道光二年五月葬公於本里車山。介吾友譚君祖同請爲誌墓銘曰。

睦堂文集四十六

墓誌銘

五

生江鄉。歸何往。幼晦而速。翔褊順而裏方。別曲直。峙神羊。懿文采。儀鳳凰。方奮而摧。遽引藏身。雖屈厭道。則臧惟悌。所蘊未施。彭佳城鬱鬱。猶耿光。

謹嚴有體 陸子愉

序事凜凜有生氣。銘辭古雅可誦。 李牧臣

淳潔 張怡亭

史法森然 周瑞瑤

○○再從姪昌祥婦吳氏墓誌銘

癸未

昌祥婦名蕙香鄰里吳紹祖之女其祖名宗佑昌祥於余為再從姪而吉安府學生諱汝驥字昂千府君之孫也始吳氏將許字時有某姓高貲者欲為聘其祖謂徐氏大族名家也貲雖不及竟爭以予昌祥吳氏蓋同鄉郭氏甥女未歸時余女弟之嫁郭氏者言見吳氏性資和良余聞之亦為喜及歸信然踰數年昂千府君以家產分給嫠媳及諸孫昌祥年少好博府君弗能禁不數年產蕩然然已有子女吳氏鬻嫁具幾盡以供食已常不得飽時時缺乏怡然告貸於人而昌祥博如故所鬻金率半為所耗吳氏累諫不能止顧無詢忿聲姑憤昌祥之不帥也見謂妻不力諫反更數誚

睦堂文集四十六 墓誌銘 六

責吳氏吳氏第賦受不敢稍為辯爭其淑順非獨於姑於夫為然凡於家屬間俱無忤厲怨疾惟督子女時過嚴稍見其遷怒而已噫已可謂難能也矣道光三年二月產孿子甚艱既皆婉方喜笑作吉語祝新產子倏然而殞孿子亦皆不育一棺寘三屍赫然嗚呼可悲也夫當綿緜際嗟嘆語人曰吾殆遂死耶俗言作產鬼不佳不然吾俯仰身世常以死為所也嗚呼可悲也夫余憫吳氏之苦義而又不壽且念昂千府君為鄉邑聞人歿及二載而其後之凋落已如是又疾昌祥之不令負其妻與其妻之祖之意蓋為之戚戚恨恨者累日焉吾常誡昌祥曰人情日薄謀生之途隘我等勉自立今猶不免貧爾視服屬數十家多困窮無能調救者何恃

而敢蕩遊耶。吾思爾之不得終有其室廬也。及是吳氏卒。果質宅以葬。吳氏卒以月之七日卯時。得年三十。越三日葬本里烏腦峯。余特爲誌墓。非獨旌吳氏之賢。亦以警昌祥也。子二。喜壽女。一桂馨。銘曰。

爾之生。吾慮爾之不得死。爾今死。吾惜爾之不能生。爾夫而改行。爾庶幾其可賧。嗟惟爾夫之愆。愈以徵爾之賢。吾爲爾銘。爾亦可以無憾焉。

此等作於震川可謂神似矣。在彼集中猶爲上駟也。啓仁讀
瑤屑之事古雅之文銘詞亦佳。張怡亭

皇清例授奉直大夫州同知職王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捷登字步雲號槐亭吉安府廬陵縣人曾祖俊英由觀前徙居谷溪祖大賓徙城外倉前父作桂復稍徙甘泉門府君起貧家讀書至成童輟而隨父業賈遂寢以富性膏於自奉而好施予郡有育嬰堂費不敷郡守募捐貲首捐錢十萬爲倡獨甃城外通衢以便行旅有貧不能葬與逢道殣往告必給構并葬費歷二十餘年不倦且命其子踵行蓋已葬六百九十餘人云晚年檢人負券難償者一日悉焚去疾革時聞邑中修石陽書院猶命其子捐錢百萬爲諸生膏火貲縣令扁旌之蓋府君之嗜義如此其他可類推也每人以急索及以事託瞿然卻顧恍然動色或誦于勢與

睦堂文集四十六

墓誌銘

六

力目營手畫。懂心勞形不恤。必得其當。乃已。非如啖名徇面者。勉應之。而中不與。噫。其可謂篤厚有能長者矣。昔賢所謂賈而有士行者。非歟。顧今之號爲士者。猶多愧之。爾府君初援例得登仕郎階。又

贈其父後復援例得州同知職名晉階奉直大夫并

贈其祖若父皆如之。生於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卒於道光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年五十有八妻彭氏

封宜人子二愚若縣學生次時若女一適同縣胡芳秋妾胡氏孫

二大吉洪吉孫女一愚若時若卜以道光四年十二月望日葬君

於天華山王家巷之新阡予爲銘曰

我不識君而識君嗣。恂恂粥粥允矣德類。持狀來謁其辭不踰詢。于道途口碑載協於斯人而可不銘乎。則千百載下罔頽竄寫其奚以徵也哉。

中段及銘詞用韻甚錯落巧疊有奇趣

啓運謹識

銘辭有古趣

陸子倫

恩授冠帶楊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伯誠字二隆家於吾鄉鄰之溫溪父元先既卒遺業薄甚府君自食其力矻矻然未有一日之暇也既勤且儉故產漸增顧非義所應得者亦不覬覦也性剛果恥爲撓屈見人有不謹即直攻之不避嫌用是里巷間多以事來質者教子嚴正督長者讀書次子幼子力農曰吾雖老矣尙不憚劬爾等敢自暇逸耶雖或致嗃嗃終無回阻晚以嘉慶元年

恩例授八品冠帶享年八十有六生於康熙某年正月某日卒於嘉慶六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妻陳氏出樂安縣螺陂巨族也長子今應例爲國子監生次名敬松幼義松女一人孫十餘人國子

睦堂文集四十六

墓誌

三

監生亦有二曾孫二十餘人府君葬時未有墓誌後若干年其子孫乃合請予補爲之又爲繫其後曰府君之行雖可稱固皆庸行之常也雖然使天下人人能各敦其庸行則治道豈不易耶世之求爲先人誌銘者率增飾事實以爲誇耀爲之誌者遂不知所擇而概治之此豈果可信今世傳後世也今府君子孫所述府君之事皆質實無大聳聽聞者其庶幾可信與故予悉採錄之而無遺見者尙不有訾焉

此文可謂淡而不厭簡而文矣 吳子鶴

內叔祖州同知職闕公墓誌銘

揚子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是知治世尊士亂世輕士故吾見重士者多君子慢士者必小人以此區之萬不失一夫士之瑰奇挺特挾所有以自峙者常不屑求知於人而士之所持亦實有未易可知者矧世所爭豔慕惟華耀顯赫者是趨否則雖明知其才行之出羣且以為無足動人而藐玩之甚且生媚嫉而訾毀之以吾觀於闕公則誠有大遠乎流俗之見而足為世風者公諱紹序字天錫一字賓賢世居撫州之樂安縣峽源髫齡為詩文即為業師永豐鍾舉人韻所嘆賞鍾蓋深於時文者常曰吾獨慮子處富家而幼孤無兄弟將弗暇久從事於斯

睦堂文集四十六 墓誌銘

耳尋果被豪右數數聚眾侵奪至不可堪母夫人常匿公于鄰而自鍵居內室不敢出與爭時公年未二十憤然請命于母將詣官申理曰有母不能安有家不能守有身不敢出何以讀書為乃入質得州同知職久之訟竟得直患以漸息然公雖自是不為舉子業猶時畱心篇翰佳句流傳人口者不少公為人豈弟雋敏善諧謔與賓客語動傾一座既當家多解推之行宗子貧不能娶為之斂金以助頗精醫常居積善藥救人蓋公之厚德類可書而於愛士一節尤為偉常自謂見儒生文士心即懽然如有所獲若予之迂闊又其所甚敬愛而禮之絕異者始公風聞余一末事即謬相企仰既見私向人稱說其語雖號為親知密友者余亦不敢望也

及申之以婚媾益公實務力成之後數謁省畱款綢繆傾倒之誠甚於世之媚尊官勢人其甚者忘其年齒輩分之隆雖子姪環迭周旋公猶身自爲余執勞至有自平交以下所不肯爲者余生於僻壤衰族久困賤貧顛倒舛蹶拓落不自修飾身而忽之者多矣不自意乃得此於公俗之淺薄徃徃見公不憚自貶損私謂爲過不知使世類如此則賢傑益有以自勵而未能者亦知所勸其作發善良之氣而有以襄

國家培育之化所繫於世道人心非淺尠也公將卒特命其子曰徐卽非久貧賤者然不假富貴重也卽終窶不遇汝輩亦宜善待之嗚呼湘潭自循省殊無以異於人辱公厚知今猶偃蹇未識所

以報慚負幽明痛何時釋也春之中余戲謂公年至是亦慮死于公曰死生常理吾自顧無益於世何所戀復何所慮獨老母在爲耿耿耳噫嘻不祥之言於斯而驗公會祖颶縣學廩膳生應學使歲科試列一等至十四次應各常路觀風課試超其等又數十次其試藝梓行於世祖廷謨鄉飲賓父其章妣毛氏繼生母吳氏元配曾氏繼嚴氏子某某太學生次某某皆嚴安人出女二適士族孫幾人公生於乾隆辛未年卒以嘉慶戊辰享年五十有八將葬於所居近山而子來請銘銘曰

公舍前植兩老桂今歲無故一忽瘁未幾何時公去世余時遠赴鄉國試臨危不獲執手訣叶追思笑言歷歷記斯文成一字一淚

賤子文句公酷嗜以此報公協厥志善人之墓天所識松茂柏悅
藏永邃山摧谷隕倘崩墜有來考者此爲契銖稱寸量無溢美叶
設不信我繼以誓

此予少作多似魏叔子亦時近震川

風概清舉情致纏綿啓仁讀

直是韓句

